毒藥之頌，第一冊

毒藥之頌
第一冊

畢斯汀・謝爾
著

又開始了。雖然一切看似寧靜（壁爐裡的餘火劈哩啪啦作響；年輕女僕和孩子在門邊的椅子上酣睡；牆上織到一半的掛毯等著明天被完成；窗外可見其中一個月亮從乳白雲朵後探出臉；孑然一身的鳥兒藏身屋樑，平靜地咕咕叫），泰伊卻聽到那首歌的第一道和弦，從遠處不協調地響起。

藏身屋樑的鳥兒粗叫幾聲，飛出窗外。女孩懷中的嬰孩乍醒，嚎哭不已。那首歌迴盪不去，不過節奏依舊隱微平緩。所有事物彷彿都隨音樂的韻律而動，好像正上演著一齣怪異的舞碼：女孩爬上窗，雲朵映射下方地獄的鮮紅，她的尖叫沒有聲音，被那首歌吞噬了。其後的一切，泰伊看過好多次了，幾乎停格腦中成為夢魘。

來到葛尼島之前的事，他全不記得，但他知道他的過去必定有些特殊之處，將他和堂兄弟姐妹區隔開。不是因為他父母雙亡，他的堂姐蓓娜拉也在戰爭中失去父母；也不是其他葛尼島上或附近哀傷之城的家族成員對他不好，他們跟因督利爾家族的所有人一樣，待他跟其他礙手礙腳的八歲孩子沒什麼不同。

不過，泰伊無比肯定，自己是孤單的。與眾不同。因為他總是聽到一首歌，而且還作那些惡夢。

「你只是想像力過剩，」他的姑姑烏黎雅會先耐心笑笑，然後擺擺手要他離開，以便重拾她的經文和雜事。

「不一樣？世界上每個人都覺得自己『與眾不同』，於是大家都一樣變得多愁善感，」泰

伊的堂哥凱寇里斯如是說，他正努力學習，準備成為神殿祭司，對似是而非的悖論非常有一套。

「如果你跟其他人說你老是在沒音樂的地方聽到音樂，他們會說你瘋了，然後把你埋在席歐鉤拉思祭壇，」他的叔叔崔斐斯會先這樣大吼，然後大步走開做自己的事。

只有他的保母艾蒂芭會認真聽他說話，不怎麼自豪地點頭，但她從不曾多言。

堂姐蓓娜拉是泰伊主要的玩伴，也是目前為止對他的歌和惡夢最不感興趣的人。

「整天說這個你不煩嗎，泰伊，」在他八歲時的夏天，蓓娜拉說道。泰伊、蓓娜拉和他們的堂弟瓦士特走進繁花盛開的林中空地。這裡的草非常短，幾乎不到他們的腳踝，還有之前秋天餘下的成堆發黑樹葉。「我們說點別的吧，玩什麼好呢？」

泰伊想了一會兒。「我們可以玩奧辛紐姆圍城。」

「那是什麼？」他們的好同伴、小三歲的瓦士特問道。

「奧辛紐姆是獸人的家，深隱沃斯格理安山脈之中，幾百年下來，這個城市越來越大越來越大。時不時，獸人會下山，來到高岩劫財劫色。後來，匕首雨的爵勒王和狄亞格納騎士團的蓋登．辛吉還有來自看守者之城的某個人，我忘了名字，他們聯手對付奧辛紐姆，奮力不懈地打了三十年。奧辛紐姆有鐵牆守護，無論他們如何嘗試，就是無法攻破入城。」

「後來呢？」蓓娜拉發問。

「你很會憑空捏造故事，乾脆就編一下嘛！」

於是他們開始天馬行空。泰伊是獸人國王，高高鎮守在一棵他們稱作奧辛紐姆的樹上。蓓娜拉和瓦士特則扮演爵勒王和蓋登．辛吉，在泰伊壓低了嗓音奚落他們時，朝泰伊丟擲小石頭和小樹枝。他們三人決定讓女神凱娜瑞絲（由蓓娜拉分飾兩角）回應蓋登．辛吉的祈禱，用滂沱大雨淹沒奧辛紐姆，鐵牆終於腐朽崩潰。就在此時，泰伊樂地從樹上落地，讓爵勒王和蓋登．辛吉用他們的附魔刀劍將他大卸八塊。

第一紀元675年夏天的大多數時間，泰伊幾乎感受不到太陽的威力。儘管萬里無雲，但卻幾乎每晚下雨，葛尼島上的植被因此無比繁茂。石頭彷彿會隨陽光發亮，溝渠則長滿繡線菊和荷蘭芹；圍繞泰伊四周是花朵的輕柔香氣和不受風兒打擾的青翠樹木——純綠、藍綠、灰綠、白綠。寬大的穹頂、彎曲的卵石街道、葛尼島上小村莊的茅草屋頂，以及杉笛爾之屋那白色巨石，在泰伊眼中好像全撒上了魔法。

可是無論是否清醒，盤據他夜晚的夢境還有那首歌依然持續。

每天早上，泰伊、蓓娜拉和瓦士特都不顧烏黎雅姑姑的訓誡，和僕人在戶外享用早餐。烏黎雅只可能在室內吃早餐，她的顯要訪客也沒有其他選擇，不過客人來訪並不頻繁，因此她通常都獨自一人。傭人們起初都靜靜用餐，維持應有的禮節，不過後來他們打破了規則，開始用閒聊、傳聞、故事和謠言娛樂孩子們。

「可憐的雅尼利又發燒了。」

「我說啊，他們被詛咒了，每個人都是。對著仙女小便，她們也會照樣回敬你。」

「絲達西雅小小姐的肚子附近看起來，呃，是不是有一點點緊呀？」

「才沒呢！」

唯一不發一語的僕人，便是泰伊的保母艾蒂芭。雖然她不像其他女僕那樣漂亮，但她臉上的疤也沒有讓她變醜。她斷過的鼻子和一頭短髮，讓她有種異於他人的神秘。她只會在大家閒談時靜靜微笑，然後以近乎嚇人的愛意和忠誠看著泰伊。

有一天吃完早餐後，蓓娜拉小聲對泰伊和瓦士特說：「我們得去島嶼另一邊的小山丘。」

以前她也用過這種命令口吻，而且總是讓他們大開眼界：一座藏在蕨類和高聳岩石間的瀑布；一棵酷似蹲下人形的生病橡樹；一面在他們想像中有千年歷史的坍塌石牆，那兒是落難公主麥蕊拉（名字是他們取的）最後的避難所。

他們三個人穿過森林，來到一片空地。前方幾百碼，草地陷落乾涸的河床，河道上布滿光滑的小石子。他們沿著河道走進黑暗的樹林，每棵樹都高聳入天。潮濕的灌木叢點綴著紅與黃的花朵，可是隨著孩子們在連綿成蔭的橡樹和榆樹一路前進，灌木叢變得越來越少。氣氛因鳥兒而活絡，牠們斷續的合唱，唱出那首歌的小和弦。

「我們要去哪裡？」泰伊問道。

「重點不是我們要去哪裡，而是我們會看到什麼，」蓓娜拉回答。

濃密的森林團團圍住三個孩子，在他們身上灑下陰暗的色調，輕送出蟲鳴鳥叫和幽幽嘆息。他們輕易就能想像自己其實身在怪獸體內，正沿著牠彎彎曲曲的石頭脊椎往前走。

蓓娜拉爬上陡峭的山丘，從濃密的大樹和灌木之間窺看。泰伊把瓦士特抬出河道，然後自己抓著柔軟的草當支撐爬出來。這裡沒有穿過森林的路徑。刺藤和低矮的樹枝打在他們身上，彷彿被鍊住的野獸伸出利爪。鳥鳴似乎益發響亮，好像在對有人入侵表達不滿。有根樹枝在瓦士特的臉頰畫出一道血痕，但他沒有痛喊。就連可以靈活穿梭茂密林間的蓓娜拉，也被刺藤鉤住一條辮子，扯壞了之前僕人花費數小時編綁的繁複花樣。她停下腳步，鬆開另一條辮子，讓一頭自有生命力的秀髮隨意披散身後。現在的她充滿野性，像個小仙女帶領另外兩人穿越她的森林屬地。那首歌開始擊出節奏，有如失控的脈搏。

他們在一塊峭壁下方的突出岩石之上，俯瞰一座極深的峽谷，凝望一大片灰燼。那看來像大型戰役的場景，烈火肆虐：燒黑了的箱子、武器軍備、動物骸骨，和毀損嚴重到無法辨

認為何的碎屑散落在地。泰伊和瓦士特啞口無言地踏上黑色的土地。蓓娜拉面露微笑，對自己終於找到神秘非凡的奇景，感到無比驕傲。

「這是什麼地方？」瓦士特好不容易才能開口。

「我不知道，」蓓娜拉聳聳肩。「我本來以為是某種廢墟，但是現在我覺得是垃圾堆，只不過跟以前見過的不一樣。看看這些東西。」

他們三個人開始隨意在灰塵滿布的土石堆中翻找。蓓娜拉發現一把只有一點點燻黑的怪劍，便開始擦拭好看清楚刀刃上的刻印。瓦士特手腳並用地破壞脆弱的盒子自娛，想像自己是有超大力氣的巨人。而泰伊則被一個壓扁了的盾牌吸引：它跟那首歌有某種關聯。他把盾牌拉出來，將表面擦乾淨。

「我沒看過這個徽飾，」蓓娜拉從泰伊的肩上探過頭。

「我覺得我有，只是不記得了，」泰伊悄聲說，試圖從夢中喚回記憶。他很確定他曾在夢中看過這個。

「你們看！」瓦士特大喊，打斷了泰伊的思緒。男孩高舉著一顆水晶球。當他的手滑過球體表面，抹去砂礫和塵土，那首歌的一個音階突然出現，一陣顫慄竄過泰伊全身。蓓娜拉跑去看瓦士特的寶貝，但泰伊卻動彈不得。

「你在哪裡找到的？」她上氣不接下氣，專注凝視著水晶表層下的漩渦。

「在那邊那輛馬車上，」瓦士特指著一堆變黑了的木頭，乍看之下跟其他廢物堆沒什麼不同，唯有車身道出它原本的身分。蓓娜拉開始往下挖掘半塌的結構體，因此從外只能看到她的腳。那首歌的力量逐漸增強，席捲而過泰伊。他開始慢慢朝瓦士特走去。

「把那個給我，」他幾乎認不出那低語的嗓音是自己的。

「不要，」瓦士特小聲回道，眼睛緊盯著球體中心反射而出的色彩。「這是我的。」

蓓娜拉又繼續在馬車的殘骸堆挖了幾分鐘，不過卻沒有瓦士特的好運。大部分的東西都已毀壞，剩下的都是普通的玩意兒：斷掉的箭、盔甲殘片、軋獸的骨頭。她相當失望地回到陽光之下。

泰伊一個人站在大峽谷邊。

「瓦士特呢？」

泰伊眨眨眼，然後轉身聳個肩，咧嘴一笑。「他回去跟大家炫耀他的新發現了。妳有找到什麼有趣的東西嗎？」

「沒有，」蓓娜拉說。「我們差不多該回去了，免得瓦士特說溜嘴，害我們倒楣。」

泰伊和蓓娜拉快步往回走。泰伊知道他們回去時，不會看到瓦士特。他永遠不會回家了。那顆水晶球被好好地收在泰伊的背包裡，藏在一堆他撿來的舊東西下面。他全心全意祈禱那首歌再度響起，驅走峽谷的回憶和那漫長卻沉默的墜落。男孩實在太過驚訝，連大叫的時間都沒有。

毒藥之頌，第一冊

FormId	dragonborn.esm:02826E
Owning plugin	dragonborn.esm
Local FormId	02826E
Editor ID	DLC2Book1CheapPoisonSong1
Inventory image	(none)
Menu art	HighPolyBasicBook05
Value (gold)	3
Type	Book or tome
Weight	1
Can be taken	Yes
Teaches	(none)
Inventory description	(none)
Keywords	VendorItemBook
Locations	66
Leveled lists	5
Scripts	0

© Bethesda Softworks LLC and the authors of the mods in the load order.
Exported and generated with SkyrimSourceExporter.